



毕淑敏
著

女
(上)
心理師

女

心理師
(上)

毕淑敏 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《女心理师》自序

/ 女心理师 /

这是一本有趣的好玩的有一定意义的小说。写的是一个青年女子学习担当心理师的故事。你会在其中看到很多人和事，第一印象是悬念和奇特，深入其内，才会发现所有奇异的事情，都有内在的逻辑和意料之外的解释，人性就是如此的丰富斑斓。也许你会哭，我不敢保证。但你一定会笑上几次。微笑，哪怕在地狱里，也是盛开的莲花。

作家在生活之水中游走。我当过 20 年的内科医生，这就是我的生活 and 命运。我不是为了写小说而特地去体验这个角色，而是实实在在地救死扶伤。当我写作的时候，我也无法完全摆脱当医生的感觉。我会关注人的生命，艰难民生感同身受。我不可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一己的微细觉察中，永远觉得自己和众人紧紧相连。

《女心理师》中没有任何一个故事来自现实中的真实病例，所有经我诊疗的心理咨客都尽可放心，我绝没有把你们之间任何一个人

的述说，原原本本地搬进小说。严格地遵循心理医生的准则，不仅来自我庄严的责任感，也来自我的基本才华。小说是虚构的艺术，我已明了人性的复杂，不必照抄现实生活，就可以完成故事的构建和开掘。

小说毕竟是小说，不是教材。我以前听说自己的小说被大学心理系教授当作必读书，推荐给学生，沾沾自喜过。我后来醒悟到这是贪图虚荣。小说自有文学的规律，不必拘泥真实科学的窠臼。否则就成了四不像，对不起学生，也对不起读者。

有朋友看了流传的内容提要，说小说的主人公看起来像一个现代女巫师，我把这话看成是一种期许，我们这个国度曾有信巫的爱好。可惜的是，女主人公不像巫师，她平凡普通，但是爱学习愿意探索，对人有兴趣，愿意追索自己和他人的秘密，期待这个世界更美好。我喜欢这个人物，尽管她有很多弱点。

也许和我写过太多的病历有关，文字总是冷静。你见过一个医生在病历里热情奔放、抒情咏叹吗？我并不是说冷静就好，但在我，恐怕难以改变了。毕竟几十年的光阴，对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。结构上有些变化，多了一点趣味。至于风格，还是残酷和温暖交织。当然，还有悲悯。

我学习心理学课程一事，纯属偶然。朋友××摔断了腰椎骨，打了石膏裤，瘫躺床上三月。我在自家墙上的挂历上写了一行字：“每周给××打个电话。”我当医生出身，知道卧床不起的病人非常寂寞，希望能躺着聊聊天，后来我就按照挂历上的提示，每周都给这个人打电话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。尽管我很忙，还是会多磨蹭一点时间，让她开心。后来有一次，她随口说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教授林孟平到北师大带学生……我问，我能跟她学习吗？朋友说，那

可不知道。后来感谢那位朋友说，我能学心理学，多亏你摔断了腰。

学习过程很辛苦，因为我没有心理学的基础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我很遵守纪律，几年的时间里，我从没有迟到过一次。老师后来跟我说，你的师弟师妹们开始嫉妒你了，说你凭什么学得这样好？老师帮我解释，说毕淑敏把她在别的领域里的知识移植到这边来，比如医学的知识，比如她写作时对人的了解……加上刻苦，所以进步就比较大了。

有人说我当心理咨询师的时候，疗效不错，我想首先要感谢来访者对我的信任。不管心理咨询的哪个流派，都会把和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，当作最先决的治疗步骤。来访者基本上都看过我的作品，自认为很了解我的为人，把我当成他们的知心朋友，非常信任我，使得我在治疗中能够很快同他们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。是他们对我的信任，帮助了我，也帮助他们自己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来访者让我看到了人性中美好的东西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肝胆相照的信任。正是这种信任，让奇迹在我们面前出现。

我喜欢用干净的手段，抵达一个光明的理想。一个人活着，要使自己的幸福最大化，而且要让别人因为你的存在而幸福多一些。

我珍爱生命。不单珍爱自己的生命，也珍爱他人的生命。人是多么神奇的生物，我们理应让他更美丽。我越是看到人性的幽暗之处，越相信它会有出口。在关系的寒冷中寻找和煦，在残酷中争取柔和。如果不超拔于琐碎之上，文学就丧失了照耀的力量。

无数人所给予我的信任，让我震撼于心灵与心灵的交流，具有魔力。我敬畏这种沟通和感应，为之感动。生存就是向着死亡的进发。只要生命还存在，对死亡的关注就不会停歇。生命和死亡，是我们人生的两个翅膀，你只有都思索了，才能飞翔。

正是这些思考，支撑起了《女心理师》的骨架。不幸的是，在长达几年的写作中，这部小说差点腰斩。

爸爸在的时候，我写完的每一部小说都给他看。后来，他到天堂去了，我就只能把书烧了给他。硬质封面的书，烧的时候，火焰是淡蓝色的，缓缓舔过沾满了字迹的白纸。无字的地方是金色，有字的地方是藏蓝色的，要很久才彻底变成灰烬。妈妈对我说，以前，我要照顾你爸，没有时间看你的书，今后，我会像他一样，每一本都看。

我写着写着，妈妈也到天堂去了。

之后的那一段时间，我完全不能再坚持写作了。悲哀像宽大的袍子笼罩着我，我会毫无征兆地泪流满面，手下的键盘变得如岩石般坚硬，再也无法敲动。我丧失了写作的能力，周围一片幽暗。

爸爸妈妈，我再不能对你们述说我的悲喜，永远都不能再喊“爸爸妈妈”——这无比温暖的称呼，从此与我永诀。深重的痛彻，直达脊髓。亲情枝叶在寒冬飘落，情感的金字塔被风雪掩埋。不会再有人在我的路口叮咛不止，说那些亲密和激励的话了。我知道，你们在远处凝望着我。你们在那里，还好吗？天堂有多远，没有人说起过。我坚定地相信，一句句祝福，一声声问候，直抵天庭。我远游的心，还可以有所依傍。

总有一些东西是没有穷尽的，那就是我对你们的思念。我相信灵魂的距离，其实只有咫尺之遥。在我人生的行囊里，藏着对你们绵绵无尽的爱。我知道你们坟前的鲜花，那种有着极盛的火炭一样色彩的隆重玫瑰，飘荡幽香。我和你们相依相傍的记忆，如果每瞬是一块矿石，冶炼成钢铁，该铸起绵延到无限的轨道吧？岁月驶过，锃锃闪光。如果相依相傍的日子，每一天都是一块红煤，拢在一起

燃烧，该腾起怎样的烈焰，你们就在这金芒中微笑。如果每一寸光阴都融成一滴水，如今它们全部化为咸涩的潮汐，在我心海奔涌不息。如果今生今世永怀的思念，每一刻都是一缕烽烟，它们旋转在一起，就是十二级的飓风啊，上九霄入地宫，搅起周天寒彻的雪暴。

然而想到爸爸妈妈在天空注视着我，期待着我，我只有在重围中跋涉前行，日复一日顽强努力。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爸爸妈妈。

终于，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。

我把它当作一束暗红的花，放在我父母的墓前，等待他们在天上阅读。

我不知道它好不好，只知道我目前不可能做得更好了。因为，我已尽力。

毕淑敏

2007年1月29日

目 录

/ 女心理师 /

1

- 001 | 最悲惨的故事在心理室的地板下
- 009 | 三个人当中，至少有一个说了假话
- 031 | 第一个来访者，打算大闹追悼会
- 041 | 第二个来访者，已经开始下毒
- 047 | 第三个来访者，我是T，她是P
- 057 | 第四个来访者，要求清场
- 067 | 第五个来访者，我家的婚床上躺了十个人
- 083 | 第六个来访者，一百零一个洋娃娃和我一道火化
- 095 | 该说出真相的时候沉默，是一种卑鄙
- 099 | 人都害怕被遗忘，但前提是我们要被人记住
- 113 | 短信乌鸦般降落在显示屏上

- 127 | 你不能喝水，喝水会冲淡紧张
- 153 | 往事被言语的荆棘勾连而起，灵魂被刺得出血
- 165 | 厌倦是抵抗焦虑的第一道封锁线
- 177 | 世界上有一种爱叫退出
- 181 | 前面是一堵墙，当你以为头破血流之时，却穿墙而过
- 187 | 诅咒是对地位的变相尊崇
- 197 | 钱要是生气了，以后就再也不肯来了
- 211 | 不要轻易说一辈子，那是很长很长的时间
- 225 | 这桩婚姻，浴劫残喘罹祸不愈
- 229 | 和要死的人打交道特别省心，他们基本上都说真话
- 243 | 你没有办法向一个没有牙的人推销牙签
- 271 | 开办一家心理所，比打家劫舍还费心思
- 295 | 孩子是神的馈赠，而神的东西都是未完成的

最悲惨的故事 在心理室的地板下

/ 女心理师 /

女心理师贺顿大病初起。

早上，发烧。丈夫兼助手柏万福说：“请病假吧。”

贺顿说：“跟谁？跟自己？”

柏万福说：“跟我。我安排来访者改期。”

贺顿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，唾沫像一颗切开的朝天椒，擦过咽喉。说：“不成。这关乎咱的信誉。”

柏万福反驳：“那也不能成了自己的周扒皮。”

贺顿说：“我能行。”说罢，加倍服了退烧药，起床梳洗。为了掩盖蜡黄的脸色，还特别施了脂粉。修饰一新，居然显不出多少病态。柏万福只好不再阻拦，他知道贺顿是把工作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。

好在诊所就在楼下，交通方便。贺顿两膝酸软，扶着栏杆从四楼挪到了一楼。如果是挤公共汽车，那真要了命。

走进工作间，时间还早，第一个预约的来访者还未到。

淡蓝色布面的弗洛伊德榻，静卧在心理室的墙角，仿佛一只吸

吮了无数人秘密的貔貅，正在打盹。传说貔貅是金钱的守护神，只吃不拉，没有肛门，因此腹大如鼓。心理诊所的弗洛伊德榻，吞噬的是心灵猎物。心理室到处都栖身着故事，一半粘在沙发腿上，四分之一粘在天花板上，那些最诡异的故事，藏在窗帘的褶皱里。一旦你在傍晚抖开窗帘，它们就逃逸出来，一只翅膀耷拉着，斜斜地在空气中飞翔。还有一些最凄惨的故事，掩埋在心理室的地下，如同被藏匿的尸身，在半夜荡起磷火。

生理医生穿雪白的大褂，心理医生没有工作服。贺顿觉得这不合理，衣服如同盔甲。在心灵的战场上刀光剑影，没有相应的保护如何是好？家就在楼上，如果没有外在服装的改变，让她如何区分自己的不同角色？于是，她把几套常服，定位成了自己的工作服。上班的时候，如同武士出征，随心情挑选铠甲。今天，她穿了一件灰蓝色的毛衣，下着灰蓝色的长裤。每当她启用灰蓝衣物时，谈话过程就格外顺利。如同犀利短剑，适宜贴身肉搏。也许，人的潜意识就是灰蓝色的，我们的祖先是鱼，来自海洋。

贺顿听到外面候诊室有声响，是负责接待的职员文果来了。贺顿问：“今天预约的人多吗？”

心情矛盾。作为独立经营的心理诊所负责人和心理师，当然希望来访者越多越好，但随着工作量剧增，有时又很盼望有几天颗粒无收，可以名正言顺地休息。

“多。”文果打开公文柜子的锁，拿出一沓表格递给贺顿，“第一位姓无，点名要您治疗。”

“吴什么？”贺顿问，名字常常能透露出讯息。

“不是口天吴，是一无所有的无。柏老师约的访客，那人无论如何不肯报名字。”文果咂嘴。

约定时间前一分钟，一位男士走进来。“贺顿心理师已经来了吧？”

单刀直入。

“是的。她已经在等您了。”文果答道。柏万福看着登记表上的“无”字，总觉得不宜，想努力挽回一下，说：“您的表格还请填确切，这也是为了您好……”

男子傲慢地打断他的话说：“怎样对我自己更好，我比你更清楚。你们的规章制度里并没有说如果不完整填写表格，就不接待来访。如果你们觉得自己的制度定得不够严谨……”该男子用无名指歪向墙壁，那上边挂着“来访者须知”的告示。他接着说：“……以后可以改过来，让我这样的人没有空子可钻。这一次，恕冒犯，我就直接去找心理师了。”说完，不待文果和柏万福有所反应，大步走进心理室。

贺顿端坐在沙发上，因为疾病和虚弱，微微喘息着，直觉告诉她来者不善。

男子身材高大，面容冷峻，着黑色西服，好像刚从葬礼归来。贺顿努力微笑着站起身，说：“我是贺顿。你好。”

“我不够好，所以才来找你。”男子冷冰冰地回答，眼光有着洞察一切的杀机，顾自坐下。

贺顿也落座，说：“怎么称呼你呢？”

“你就叫我X好了。”男子的声音依旧没有任何热度。

“先生，你很特别。”贺顿说。她不愿称他为“X”，好像一道算式中未知的字母。屋子里没有其他的人，“先生”二字就成了代称。

“特别”是一个中性词汇，可以指优秀，也可以指另类。在贺顿的经验里，这是一个安全的港湾，一般人会按照自己的理解美化这个词。

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你才特别。”X先生不上当，反唇相讥。

贺顿不愿在谈话的开头就进入对立，放下话题，另起一章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有什么要讨论的事情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那个人干脆地封死了这个方向。

贺顿锲而不舍，说：“如果没有要讨论的事情，你这样一大早就赶来了，为了什么？而且，这些时间都是收费的。我想，你不是一个慈善家，专门来施舍我们的吧？”贺顿不喜欢这种暗藏玄机的气氛，索性举重若轻，来个玩笑。

男人的脸色稍微松动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没有什么要和你讨论，要说的是另外一个人的事情。”

贺顿说：“心理访谈，必须是本人亲自来。”

男人说：“她来不了。”

贺顿说：“这个人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男人说：“你看了就知道。”说完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，取出几张照片。

照片上是一个村姑装束的女人，手牵一缕柳枝，小心翼翼地笑着。

“不认识。”贺顿端详后回答。

“这张呢？”男子目光如炬，又递过来一张照片。

一眼看过去红彤彤霞光万道，一道粗重的白色堤岸，很不协调地横亘在红光之中，似海上日出。定睛一看，红色是一摊血，白色是苍白下垂的手臂，正中是壕沟般的深深切痕。

“这是……”贺顿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，一半是退烧药的功效，一半是严重惊吓的后果。这显然是一个自杀现场，根本没有出现头脸，认不出是谁。

“割腕。”男子的口气冷若冰霜。

“你让我看这些是什么用意呢？”贺顿绝地反击。她不能让这个男人像猴子探宝似的一张张往外掏照片，让自己猝不及防。

“不要着急，马上你就会明白了。”男人说着，递过来第三张照片，“你认识这个女人吗？”

贺顿看了一眼。只一眼，她认出了她。

“我认识。”贺顿如实禀告。

“我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她的问题。她从你这里咨询完以后，回家就和我离、婚、了。之、后，又、割、腕、自、杀……”男子一字一顿地说。

贺顿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。即使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心理医生，也控制不了自己惊叫的欲望。手指间的气流把额发冲起，直指天花板，基本上是怒发冲冠的效果。不是因为愤怒，而是因为恐惧。好在持久的修炼让她把惊叫的后半部分，压缩成了一个鸡蛋大的气团，强行咽下，胃马上开始了痉挛疼痛。

“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想知道你和她说了些什么？”男人双目喷射怒火。

那个女人是大芳。

贺顿一阵恶心，她不知道是高烧卷土重来还是这个消息让她心智大乱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她都要坚持。这不仅牵连声誉，更是人命关天。

她调整了一下心态，说：“你是老松了？”

老松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她是这样对你称呼我的吗？好，我就用她封给我的这个名字，老松。”

贺顿说：“老松，非常抱歉。你妻子对我说过什么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老松咬牙切齿：“血流成河了，你还嘴硬！”

贺顿沉住气说：“如果公安局找我，我会如实报告，但你不行。你只是一个普通来访者，我不能把另一个来访者的情况告诉你。守口如瓶，是我的职业操守。”

老松说：“我必须知道你跟我的老婆说了些什么，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！”

贺顿说：“在我这里，请放弃幻想。你想达到目的，另有一个很好的方法。”

老松不解：“是何方法？”

贺顿说：“很简单，你可以直接问你老婆。”

老松说：“她不告诉我！”

贺顿说：“你们身为夫妻，是世界上最紧密的关系之一，她宁肯死，都不把心里话告诉你，你还来向一个外人问发生了什么？这本身就是悖论！也许，你最该问的是自己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！”

老松被这句话魔法般地震慑住了，半天才缓过劲来，说：“你绝不肯告诉我真相？”

贺顿说：“是。如果你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，就是想探听出你妻子曾经跟我说过什么，那你可以走了。我会通知工作人员，这并不是一个咨询，退还你费用。还有什么事吗？”贺顿站起身，扶了一下沙发，以抵挡突如其来的昏眩。

不想老松在听到如此斩钉截铁的话语之后，反倒平和了一些，说：“通过和我妻子的谈话，你了解我吗？”

贺顿停顿了一下，思索着如何回答。说“不了解”吗，显然不是真话。说“很了解”吗，她听到的都是一面之词。贺顿谨慎地反问：“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？”反问是一个很好的策略，既能为自己赢得时间，又迫使对方必须进一步阐释动机。拈花微笑飞叶试探，谈笑之间潜藏窥破，是心理师的基本功。

老谋深算的老松上当了。他说：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了解我。”

贺顿言简意赅：“你很孤单。”

老松怦然心动，没有人曾这样对他讲话。男人，一定要浑身是铁掷地有声。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小小年纪，如何能体谅这份心境？”

贺顿说：“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年轻。我已经很老了。”

一句话，惹得老松的嘴角出现笑纹，说：“你有多么老呢？难道比我还要老吗？”

贺顿毫不迟疑地说：“当然比你老了。”

老松大不解，说：“我不探问你们的谈话细节，但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她有多大年龄，我比她还要大三岁。”

贺顿说：“我说的不是生理上的年纪，是心理上的年纪。”

老松说：“人们都希望自己心理年龄年轻，你怎么恨不得自己老态龙钟？”

贺顿说：“心理师的工作让我沧桑。那么多人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，感同身受，息息相关。让我得以窥见人生的丰富和奥秘，生死无常，世态炎凉。我实在是走过了太远的路，好像已经三千岁了。心中充满沧桑的年轮，像一个老妖。”

老松吃惊地打量着这个并不美丽的矮小女子，他在官场行走多年，所见所闻车载斗量。似这样的感慨，闻所未闻。

贺顿也有些奇怪，通常她嘴巴很严，今天怎么直抒胸臆——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，在一个不合适的地点，面对着一个不合适的人！也许是高烧和大芳的命运，让她心烦意乱吧。赶快结束！她做出送客的姿态。

不想老松稳稳当当地坐在沙发上不起来，说：“我是一个来访者，你不能撵我走。”

贺顿说：“对不起，你不是。”

老松说：“之前不是。现在，是了。”

贺顿说：“你要询问的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老松说：“我知道你不会告诉我，我也不问了。我现在想问新的问题。”

贺顿说：“你要是想用这种方法刺探有用的信息，我劝你还是打消念头。我警惕性很高，原则性很强。”

老松说：“贺顿心理师，你小看我了。我既然已经说过，放弃打探你们曾经进行过的谈话，就绝不会食言。你不要以为是你的那些

原则让我知难而退，不是的。只要我想从你的嘴里知道，我就能知道。你刚才不是说面对公安局的人，你就必须从实招来，这对我来说，并非难事。说实话，是你的一句话刺痛了我。你说一对夫妻，要从别人那里知道对方说了些什么，这是一种耻辱。我终有一天会从大芳那里知道你们曾经说过什么！”

贺顿说：“大芳现在如何？”

“幸好发现及时，正在医院静养。没有生命危险了。”

贺顿松了一口气说：“来日方长。我稍稍安心。”

老松说：“所以，我决定继续和你说下去。”

贺顿说：“这恐怕不行。”

老松说：“理由何在？”

贺顿说：“我已经知道你和大芳是夫妻。我不能同时充当你们两个人的心理师。这是我们这行的既定规则。”

老松说：“大芳不会来咨询，她体弱多病，近期根本就出不了院。如果有一天她来咨询，我就走。怎么样？”

说实话，贺顿真不愿接受这个来访者。她已经被劈头盖脸的变故搞得身心交瘁。犹豫之中，老松说了一句：“你有机会听到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，这对心理师来说，不是难得的挑战吗？”